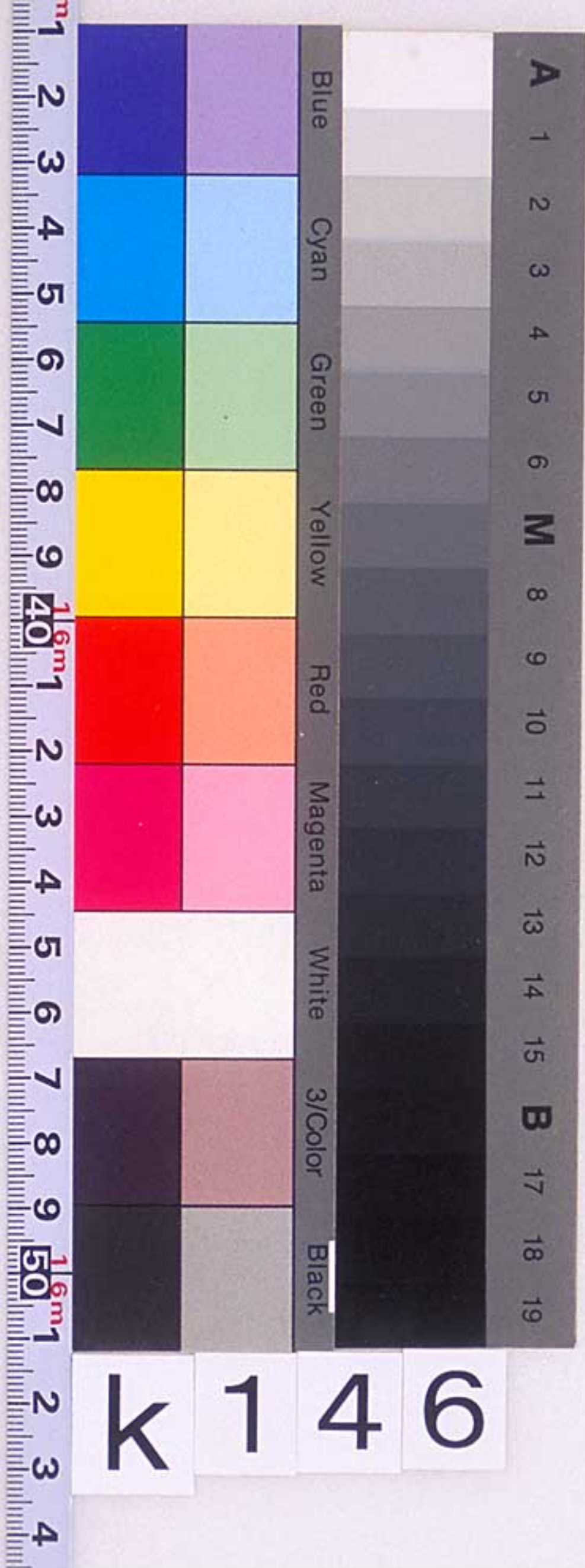


全室和尚語錄

1032

全



金室和尚語錄

金



金剛經疏

全



全室和尚住宣州水西寶勝禪寺語錄

門人

自性

等編

師於至正丁亥二月十九日入寺指

山門豁開戶牖衡闕者誰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佛殿佛身無為不墮諸教彩鳳舞丹霄鐵蛇橫古路

土地此大神王草偃風行承諸佛勅護我法城

祖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揔是弄光影漢顧左右云

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拈疏畢指座召大眾云

還見麼坐斷報化佛頭掃蕩千妖百怪縱是銅頭鐵

額也須速禮三拜喝一喝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

焚向爐中恭為北闕之至尊上祝南山之聖壽次

全室語一

拈香此一辦香。顯著則腦門裂。顯著則眼睛枯。遇賤則分文不直。遇貴則價重娑婆。今對人大眾前。黃白爐中。奉為大龍翔集慶禪寺開山第一代廣智金悟禪師笑隱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飲衣就座。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免頭上截角。日午打三更。雖然與麼新實勝。已是第二門頭。與諸人相見了也。有能併却咽喉唇吻。向未開口以前。出來露箇消息看。還有麼。問答不錄。乃豎拂子。召大眾云。看山僧拂子。為汝諸人發揮本地風光。震耀末世叢林。追回此道。照廓無餘。空劫前事。只在今朝。左右逢源。縱橫無礙。王法佛法同行。食輪法輪齊轉。堪報不報之恩。共樂無為。

之化。遂擊拂子云。皇風無界。置佛日旦。天長。叙謝不錄。復舉臨濟大師問黃蘗。佛法的。大意。三度問。三遭六十痛棒。師云。黃蘗雖則倚勢欺人。臨濟大似癡子。負屈。輒成一頌。堪似大眾。三度問來。三度打箇中端的。過由誰從。今養子不須教。落賺歸來他自知。上堂。春水碧。春山青。華紅柳綠。燕語鶯鳴。色不是色。聲不是聲。拈拄杖云。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生錢。

上堂。默即語。久即默。大用現前。不存執。則靈山拈華。少林面壁。即且置。德山棒臨濟喝。是第幾機。上堂。今朝五月五。家人慶端午。赤日盡消除。當門懸。

艾角禪家流休木莽鹵信手是藥俱采取不獨解除衆生病佛病祖病皆能愈拈拄杖卓云甘草自甜黃連自苦

廣智先師忘師拈香有德可酬天罪犯無恩可報沒量寬德捨不德麼又且如何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上堂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中不見有自己懷州牛喫木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鑿人灸猪左膊上耳拄杖下座

解夏小參有解有結眼中著屑無解無結虛空釘枷恁麼也得天高地厚不恁麼也得水闊山長恁麼不

恁麼不得牛角長三寸兔角闊八尺天自天地自地山自山水自水燈籠自燈籠露柱自露柱目前無法

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鏡清放僧三十棒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同是別拈拄杖

卓一下云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復舉僧問九峯云西天夏末有人得道此間夏末有人得道廢峰

云有僧云何者是峰云頭帶午夜月腳踏黃金地草堂清云疎山即不然此間夏末有人得道也無即答

道無為甚麼無向道人云具足氣宇如玉且道九峰是疎山是師云九峰道有疎山道無一般醋味兩個

葫蘆誰知九轉丹出自紅焰爐此土西天都不識令

人長憶老臊胡
重九上堂三四五
六七八九空裏猛風翻石臼
露柱燈籠咲滿腮
三世如來不知有天邊白鴈
向南來籬下黃華開已久
應時納祐且寬懷
對人不用揚家醜
擊拂子下座
開爐上堂
大爐頭話無賓主
一句當機休莽鹵
碧眼胡僧被熟瞞
黃面瞿曇難下聲
大眾只如雪峯道世
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
玄沙指火爐云
大爐闊多少
峰云如古鏡闊又作麼生
拄杖卓一下云
脚跟點地不點地
自有傍人說短長
十月初五日
達磨大師忌拈香
對梁皇道個不識太

殺顛頭逢宋雲手携隻履
一場漏逗以香置爐云
一年一度一爐香
四海叢林話轉長
上堂舉趙州問南泉云
如何是道泉云
平常心是道
州云還假趣向也無泉云
擬向即乖州云不擬安知
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
是妄覺不知是無
記若真達不疑之道
廓徹太虛豈可強是非邪
趙州拈言下大悟
山僧輒成一頌
舉似諸人
古蹟坦平
千里萬里擬心趣向
出門荆棘王老師非直截
廓太虛
陸介別七百甲子
老古錘打失眼睛
曾不瞥
冬至小參
鳥飛兔走暑往寒來
陰極陽生日南長至
衲僧家不知月之大小
歲之餘閏一切時中
纖毫境

界移換他不得孤峰頂上變通自由十字街頭壁立
萬仞擎法師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切忌向鬼窟裏坐却摩拏羅尊者道
心隨萬境轉心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心是平地上死人與麼也得不得與麼也得與麼不與
麼提得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道神光貫通今
古然雖如是也須是個斬釘截鐵漢始得卓拄杖甜
似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除夜小參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一塵不起世界金彰
世界未形人物未有向者裏識得自己根源方可論
空劫已前底事更無依倚迥絕端倪非色非空非如

非異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途蕩然無拘塵
不昧所以道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千世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似冰流水如金博金直須目機鋒
兩舉一明三左轉右旋七穿八穴天地之交泰四
序以之遷流日以之窮于次月以之窮于紀諸佛以
之出世祖師以之西來天下老和尚以之接物利生
眼明宗師以之鉗鎚秘子只如北禪慧露地白牛與
他一衆分歲畢竟承誰恩力拈拄杖云明年更有新
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正旦上堂新正把筆百事大吉以拄杖畫一畫云一
即三三即一牧羊海畔女負花馬河邊望夫石卓

拄杖下座

上堂語修也一念萬年諸佛所願有分語證也萬年一念千聖摸索無門以拂子畫圓相云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佛涅槃上堂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蓋拈拄杖云要見釋迦老子大人相麼青山綠水大家看擲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洞山价和尚云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轉成一頌舉似大眾無寒暑處如何到一吸滄溟徹底乾多少未明三八

九含元殿內覓長安

上堂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黃昏上牀眠起來天

大曉擊拂子云處久聞啼鳥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毛吞巨海芥納

須彌雲門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

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喝一喝

佛誕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女胎度人已畢

今朝四月初八諸人隨例浴佛要且不知落處遂豎

拂子云夜半賣油翁發笑黑頭生得白頭兒

結夏上堂舉雲門大師云今日十五入夏也寒山子

作麼生自代云和尚問寒山學人對拾得師云大小

雲門自起自倒拾得對寒山用得來却好禪家流休
草久擬思量何處討擊拂子下座
解夏上堂舉僧問資福寶和尚學人乍入叢林一夏
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寶托開其偈乃云自
住持已來未曾轄却一人眼師云資福德麼為人已
是葛藤滿地狼藉不少要見寶勝為人處麼良久下
座

~~寶勝語錄終~~

杭州府中天竺禪寺語錄

門人

守欽

等編

師於洪武元年戊申四月十五日入寺
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跡直羅眼洞照萬物
潛形到此卷舒在已殺活臨時還知千歲巖中天蹕
跳錢塘水東海連流諸人還知有也無遂豎拂子云
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叙謝不錄復舉南
泉初入院大眾送歸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
於人泉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云
大小南泉不唯瞞人亦且自瞞新天竺用處也要大
家知有忽有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劈脊便格

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卓杖下座
當晚就結夏小參菩提妙性剎下全彰般若靈光塵
塵解脫所以道通去諸如來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
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既依如是
住不妨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西
住住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人貪智短雲
門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却馬瘦毛長
中竺到此揔不恁麼九十日内飢則喫飽熱則取涼
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復舉世尊
在摩竭陀國將欲向夏謂阿難云我常說法四眾不
生敬仰今向室中坐夏忽有人來問法汝代我說一

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遂掩室而坐師云土曠人稀
相逢者少只如摩竭掩室何異畫蛇添足新中竺即
不然卓拄杖云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十五日已前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十五日已後
轉自己成山河國土是正當十五日是山水是水賓
是賓主是主豎拂子云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
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擊拂子下座
解夏上堂一夏九十日今朝都過了汝等諸人尅期
取證還得個入頭處也未睦州道若未得個入頭處
須得個入頭若得個入頭不得辜負老僧西天以驗
人永為驗東土以錢彈子為驗且道中竺以何為驗

八月二作日月

遂阜拄杖下座。
叙謝藏主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舉大地收。古人
道要識不遷義。但向萬物凋落處會取。汝等諸人若
也會得。不妨奇特。擊拂子云。一大藏教是切脚。東山
道個鉢羅孃。
中秋上堂。月。有圓有缺。圓時光從何處生。缺時光
從何處滅。今夜正當最圓時。普請諸人試甄別。兩泉
百丈與西堂三人證龜却成鳖。
達磨忌拈香。少林冷坐幾星霜。隻履翩跹返故鄉。東
土西乾無祖意。一華五葉自芬芳。
冬至上堂。日月不相饒。陽生陰又消。冰河能發鰌。石

筭解抽條。市井從喧雜。僧門自寂寥。西來祖無意。立

雪謬齊腰。

佛成道日上堂。釋迦老子。臘月八夜明星現時。打失
眼。所以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出許多之乎者也。
檢點將來也。只成個義解沙門。逗到末後拈華迦葉
微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正眼觀來。亦未是衲僧向
上巴鼻。遂以拂子畫圓相云。黃金雖貴。落眼成塵。
除夜小參。今年今夜去。無所去。明年明日来。無
所來。所以道。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
賢失其境界。到此正好紅塵堆裏。發揮格外真機。十
字街頭。揭示自家寶藏。北禪意。露地白牛。東山分溪

無祖

上明月雖然義出豐年爭奈和泥合水只如雪門大
師道托燈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蝦蟆跳上
梵天蚯蚓過東海畢竟是何道理卓拄杖云大盡
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復舉法昌遇禪師歲夜喫湯
次咸首座問云昔日北禪分歲曾更露地白牛和尚
今夜分歲有何施設昌云臘雪連天白春風逼人寒
座云大眾喫個什麼昌云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
消萬劫飢座云未曾是什麼人置辦昌云無慚愧漢
來處也不知師云法昌隨宜施設首座不知措辦雖
然賓主分明大家欠具隻眼如今一眾飽餉之匹地
清風有何限

正旦上堂新年已前有一句到汝禿却我舌新年已
後無一句到我塞却汝耳正當大年日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南閭浮提赴
齋北鬱單越打鼓臨濟德山不是祖明眼衲僧休莽
鹵拍禪床下座
佛涅槃上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釋迦老子臨涅槃
時分付摩訶大迦葉傳付將來母令斷絕今日是佛
涅槃且道妙心作麼生傳正法眼藏作麼生付蓋拈
拄杖卓一下云櫻欄葉散頭花開菩薩面
上堂春光欲暮夏景將臨華殘蝶老柳暗鶯吟即事
顯理附物明心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出頭天外看幾

個是知音。
結夏小參，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因入清淨，實相住持。
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釋迦老子，
二千年前，於大光明藏中，與十二大士，說此安居法。
門釘虛空中，鐵橛二千年後，寶掌巖前，諸比丘眾，於
大海會中，修此安居法門，駕平地上鐵船，便與麼去。
面南看北斗，不與麼去。日午打三更，到耆裏方知眼。
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紅塵鬧市，身
心安居。柳巷花衢，平等性智，遂擊拂子云：動落今時。
猶自可淨，況死水更難甘。復舉僧問長慶：濕和尙
云：長期進道，西天以蟬人冰為驗。此間以何為驗？慶

驗

云：錢彈子僧云：意旨如何？慶云：大底大小，底小師云：
長慶將鐵彈子驗人，大似邯鄲學唐步。忽有人問：中
竺將何驗人？只向他道：黑漆竹篋，無七月觸個中全主。

復金賓

中秋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
我如何說？好大寒山子，將一柄橈，明月珠盡，清撒向
諸人面前。兩象玩月，檢點將來，盡是弄光影。漢遂拂子，豎
西堂南泉玩月，檢點將來，盡是弄光影。漢遂拂子，豎
云：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舉雲門大師道：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
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夕是好日。師云：大小雲門。

德應舉話前不救頭後不救尾中竺即不然十五日
已前暖日如春十五日已後霜風刮地正當十五日
水流黃葉掉杖云凡夫色礙二乘空礙菩薩色空無礙
上堂拈拄杖云凡夫色礙二乘空礙菩薩色空無礙
山僧拄杖子證此無礙法門躡跳上三十三天穿却
帝釋鼻孔汝等諸人還知麼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苦樂逆順道在其中無苦無樂無逆無順道在
什麼處卓拄杖云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
起

中竺語錄終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

普華

等編

師於洪武四年辛亥正月二十五日入寺

陞座舊拈拂子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
大地全露法王身到此孤迥之高超象帝之先峭巍
巍獨步劫空之後恢々焉物々咸遵晃々焉塵々至
化且道具何道理便乃如斯擊拂子一氣不言舍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叙謝不錄復舉僧問睦州以字不
成八字不是人何章句州彈指一聲曰會麼僧云不
會僧云上來講讀無限勝因蝦蟆跳上梵天蚯蚓墓
過東海師云睦州坐却人舌頭直是無鵲啄處雖然

斬釘截鐵未是本分草料若是新徑山即不然總見
伊開口劈脊便格何故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
常自在

當晚小參即心即佛捫空拂骨非心非佛喚龜作蟹
山頭自浪涌井底紅塵墜久若作佛法商量塞壑
填溝直饒觸途無滯達一切法空猶是情存限量徑
山者裏十方聚會選佛場開執則搖扇取凉困則伸
脚打瞌無後無失無證無修自然徹骨徹髓透頂透
底拍禪床云呵々也大奇一曲少林無孔笛從來多
是連風吹復舉馬大師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

智藏去僧問藏公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
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
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迴舉似馬祖云云藏頭白
海頭黑輒成一頌舉似大眾頭白頭黑當門荆棘雨
漲九河風清八極咸池古曲方不在空商神駒逸足
兮寧施控勒一即三人即一機先截斷葛藤窠無位
真人赤骨律

佛涅槃上堂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云
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
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
百方億衆悉皆契悟師云黃面老子臨涅槃時恁麼

叮囑告誡大似三家村裏婆子話當時若有個漢出
來道世尊之女莫露醜好自然堪報佛恩免令後代
兒孫遞相鈍置何故犀因戲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
入牙
結夏小參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釋迦老子於無事中生事撒土拋沙致令西天東土
遞相効尤謂之九旬禁足三月安居大似守株待兔
沒量漢終不向好肉上剜瘡自然獨步大方高起佛
祖放曠平常隨時任運管甚夏之與秋結之與解於
一切時一切處無一絲毫隔礙無一絲毫滲漏不落
見聞覺知不假思惟分別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

入門便喝如此施為不妨險峻更無道理與他湊泊
亦無玄妙與他解會只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
牆外庭僧云不問者箇道州云問甚麼道僧云大道
州云大道透長安師云者老漢為人徹困敗不少
若向徑山門下直須倒退三千何故萬緣不到無心
處至了渾如井觀駢復舉德山小參示眾云今夜
不答話有問話者與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
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山云汝是甚麼人
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与三十棒輒成一頌
舉似大衆德嶠威風凜凜霜新羅僧不顧危亡無毛
錢錫衝霄漢赤脚波斯入大唐

廣智先師忌拈香者老漢無面目問東答指南詔
北野狐百丈埋作一坑栗棘金圈置之一壁神仙妙
訣父子不傳師子迷兒懸崖反擲一年一度一爐香
千古萬古空相憶
上堂一年十二月九個月游州獵縣玩水觀山看
來有甚了期安居三個月正好休去歇去山僧怎麼
告報也是泥裏洗土塊遂將拂子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
解夏小參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
用一切法既無一切心不用一切法与麼則大光明
藏圓纔妙場分明八字打開普請諸人證入了也有

甚長期短期結制解制釋和家未到無心田地被釋
迦老子將這一個尅期取證座圈續子一縛子任九
十日内二六時中行住坐卧動靜施為無自由分更
要覓佛覓心覓禪覓道政是無事生事豈不見趙州
道我見百千億個漢盡是覓作佛底人中間求個無
心道人不可得雲門道和尚子妄想山是山水是
水僧是僧俗是俗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燈籠但喚
作燈籠若約山僧見處趙州雲門正是無事中生事
無言中顯言無葛藤處打葛藤無荆棘處栽荆棘汝
等諸人向者裏截斷露布透過荆棘叢林与他從上
諸佛諸祖把手共行方有自由分豎拂子云千峰勢

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復舉僧睦州云。高
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越出了
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州云。拄杖不在。若帶板
聊與三十。後來雪竇顯和尚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
且無割城之意。師云。僧小出大遇。卓拄杖下座。知睦
州捨已從人者。僧小出大過。卓拄杖下座。
中秋上堂。人々盡道天上月。從古有圓還有缺。爭知
道無圓缺。一片清光滿寥沈。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
說。喝一喝。切忌證龜作鱉。
蔣山水陸會陞座。無語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山河。
大地盡被恩光。草木昆蟲咸資化力。故我今上皇。

帝混一區宇。統御萬邦。遠征朔漠。以安兆民。思念將
師卒伍。冒鋒鏑。罹飢渴。溺水而亡者。惻隱之心。期於
薦拔。如唐太宗之征遼。愍諸功臣。修建淨因。是也。遂
於洪武四年冬季。就鐘山啓建水陸會。多命僧
勅等。淨身心而觀想。務律行以精嚴。作諸佛事。以解
冤愆。俾其覺悟真性。入我道場。衆佛威神。由斯解脫。
是日法筵盛啓。披閱大藏經文。現一衆讀此經者。
使一切衆生。達諸佛之本源。明自己之心地。然心地
法門。人々本具。個個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教中。
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
造。十法界中。皆由此心。善惡發現。今世間之人。不明

心地自生退屈如獄卒屠兒自言我既作惡不可修
行殊不知正好修行獄卒矜卹罪因不致橫生苦楚
此獄卒之修行也屠兒雖云業在其中勢不可避但
能少貪財利不致濫殺佛在世時有一廣額屠兒聽
佛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屠兒之修行也至於
刑官屬心平允依准法令決讞罪囚不致枉濫如漢
之張釋之為刑官天下無冤民此刑官之修行也至
於軍將為國宣力開疆拓土南征北伐當元季之亂
羣雄並起互相殺戮我朝諸將奉教國威所至
輒克功安社稷利濟生民所謂以兵止亂以仁勝殘
如漢光武時鄧禹為大將自言未嘗妄殺一人此將

軍之修行也若帝王之修行也神武不殺仁及昆蟲
混四海為一家拯生靈於塗炭無一物不得其所無
一民不被其澤昔宋文帝時有僧名求那跋摩召至
問曰朕欲持齋不殺未獲所願跋摩對曰帝王所修
與匹夫異帝王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出一嘉言則
天下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以此持齋亦大
矣以此不殺德亦多矣此帝王之修行也如上所述
皆是自家心地法門賢愚貴賤同乎一塗佛與眾生
了無二致以之經邦定國以之忠君愛親以之修身
齊家以之正心誠意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
而不證入菩提恢々焉晃々焉高起象帝之先獨步

毘盧之頂然雖如是更聽一偈善哉此大法會中一切衆生蒙利益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勝功德

徑山語錄終

京都天界善世禪寺語錄

門人

行忠 慧和 等編

師於洪武五年壬子正月十九日入寺

踞室奪旗偃鼓謗逞威雄打鳳羅龍徒誇好手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望厓而退草拄杖云車不橫推理

無曲斷

山門疏是家裏人說家裏話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諸山疏鐘阜龍蟠石城虎踞一句全提雲開岳露陞座無語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擗云去此二塗還有格外節拍相應者麼問荅不錄師復云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那可使靈山正脉祖女相傳少室真乘

燈火續焰一任輝天而鑑地從教耀古以騰今皇
圖与佛道齊昌帝運並法輪同轉塵久不昧刹々
全彰人人頭頂青天箇々腳踏實地到此上無攀仰
下絕已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自然竟風蕩々舜日
熙々野老謳歌漁人鼓舞豎拂子召大眾云正恁麼
時畢竟承誰恩力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
東叙謝不錄復舉育王佛照老祖參大慧和尚因入室
次慧舉起竹篋問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
背時如何照云請和尚放下竹篋与學人相見慧放
下竹篋問云如何相見照云伎倆已盡慧云者漢又
來老僧頭上行照云也是尋常行履麼便禮拜師云

妙喜老人將者一條黑漆竹篋掀翻海岳佛祖乞命
被佛照輕々拶著直得冰消瓦解若新天界當時見
他道放下竹篋便与一時打出免致後代兒孫忘生
卜度雖然不因柳毅傳書信那能得到洞庭湖
當晚小參金剛正體洞徹十虛妙明元心含攝萬有
三世諸佛得之成無上道轉大法輪歷代祖師得之
說法行道應機接物大眾得之運自神通圓修梵行
山僧得之裁長補短就下平高龐居士云十方同聚
會個々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老龐道個
心空及第歸也甚怪音怪只是俗氣未除若向臨濟德
山門下未免目瞪口呿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

數過得荆棘林方是好手直饒語話縱橫要且無自
由分明眼漢到這裏若作佛法商量正是平地喫交
不作佛法商量坐在荆棘林裏且道畢竟如何要悉
卓拄杖云鶴有九皋難翫翼馬無千里謬追風
上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有時孤峰頂上盤結
草菴呵佛罵祖有時十字街頭橫拖布袋接物利生
法無定相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故我
應詔諸尊宿不起_于座_于迺造_于京都動若行雲止
猶谷神出沒卷舒縱橫無礙高提祖印發揮格外真
機橫按鎚錘截斷從前露布洗光佛日啓次_于聖心
唐太宗詔國一出山闡教心要宋太宗召積寧詣闕

閱

敷演教乘古之今之無二無別正与麼時畢竟如何
話會銀山錢壁無回互草偃風行得自由
蔣山法會為鬼神說法大智非名真空絕迹佛之授
手聖之相承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良由迷真逐妄背覺合塵流轉三
塗無有休息故我大覺世尊興慈運悲濟幽拔苦然
慧燈而普照駕寶筏以邀超洪惟_于佛心天子思念
將士為國殞身然在懷無忘興寢遊於鐘山大闡
法會看誦大藏經文修設水陸法事是夕天界善世
禪寺住持臣僧宗泐欽奉_于聖旨陞_于以座舉揚第
一義諦超度汝等幽靈蓋因諸佛子等或嬰鋒鏑而

亡或遭疾病而死或顛踣於道路或漂溺於波濤或
殞歿於飢寒或勞瘁於工役黃沙白草魂魄何依朔
雪炎風呻吟不已咸乘佛力來赴法筵今說法以開
汝真性復施食以濟爾飢虛一念知歸變炎火為青
蓮即同本得轉轉洋洋為甘露經云一切眾生皆具如
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与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
佛於斯明得何冤愆而不解何業障而不除捨身受
身得大自在其或未然兼至誠心聽吾說偈眾罪如
霜露慧日能消融此心無所住業障本來空慶體人明
真智頭人顯異功眾生与諸佛究竟皆同
佛涅槃上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有去

來傳傳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蓋拈拄杖云汝等諸人向甚麼處見釋
迦老子卓一下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
上堂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也恁麼六代祖師也恁麼
天下老和尚也恁麼天界拄杖子却不恁麼何故字
經三寫烏焉成馬卓拄杖下座
上堂江南兩浙春寒秋熟堂前露柱開嗽人陝府鐵
牛吞却月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錢園山去也
冬至上堂一陽來復日南長至頭上是天脚下是地
無位真人正法眼藏即不問諸人向父母未生前道
取一句來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上苑梅華照雪官街
柳色迎春山僧應時納祐詔關慶賀良辰歸來護
龍河上打鼓普告諸人逐擊拂子石牛橫古路一馬
生三寅
元霄上堂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以是知今佛欲
放大光明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於光明
藏中說法行道接物利生現前大衆於光明藏中行
住坐卧不離禪定新舊知事於光明藏中荷負衆僧
成就庶務新請侍者於光明藏中燒香問訊動合禮
儀驀拈拄杖山僧拄杖子橫拈倒用打雨敲風且道
在光明藏中不在光明藏中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初一拭搭禮儀講畢為報學佛道流
結制安居漸逼長連牀上打坐箇人銀山鐵壁驀然
拶透重關無位真人面赤明如日黑似漆風吹不入
雨洒不濕驚起露柱燈籠夜半歇人脚人寒山拍手
笑呵人臨濟未是自拈賊喝一喝
佛誕上堂我佛如來駕願輪誓欲空盡衆生界久遠
劫來成正覺憫念五濁示降生無憂樹下出母胎九
龍噴水浴聖體周行七步顧四方指天指地我獨尊
此云真我非我人一切無有如我者四十九年三百
會說此真我不能盡後二千年逢誕辰比丘灌浴紫
金聚普願末世諸有情同證淨智功德海

結夏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摩竭行此令虛
空中釘橛爭似護龍河人各自超越了無長短期何
有解之結捨得問寒山者個別不別金剛喫蔞蔞露
柱流出血
端午上堂去歲逢端午今年亦復然家么縣艾虎處
處聞龍船惟有禪家子常居淡泊邊一心無起滅四
序任推遷
解夏上堂今朝七月十五一句全賓全主解却布袋
頭開一任東去西去無佛處急走過有佛處不得住
三千里外遊人不得錯舉喝一喝
中秋上堂舉盤山積禪師示衆云心月孤圓光吞萬

象光非照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輒成一
頃舉似大眾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太古風清康衢擊
壤老胡未西來大道平如掌堪嗟堪笑是何物矢上
加尖太撈攘
上堂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
佛事天界以分衛為佛事者三種佛事我此現前一
衆悉能成就拈拄杖云且切不浪施一句作麼生道
遂卓一下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金山心海和尚遺書至上堂大用縱橫截斷聖凡望
輒大機普應拔除生死根株全心即佛全佛即心無
一處而不具無一理而不彰故我金山和尚全體与

麼來全體與麼去六十二年四會說法神機獨脫妙
用無方化權既周能事畢矣暮拄杖畫一畫云有
伴何妨却再來了却先師舊公案
開爐開新浴室上堂火爐頭浴室內八字打開一團
和氣直得舞若多神話箇妙觸宣明成佛子住禪梵
爐下錢昆崙制字頭上煎食子一非同二非異金香
達磨忌拈香者碧眼老胡航海東來隻履西去未免
自起自倒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是隔靴抓痒致令
後代兒孫被他殃害不少以香擊爐云不是苦心人
不知

三八

客至上堂高亭訪德山望剎竿便去先行不到與他
遇同參打下法堂末後太過天界今日幸遇道伴到
來未免直露地牛喝少林曲非圖窮拍分明且要主
賓契合拈拄杖云會麼寒山掃地接豐干話公不是
閒和尚靠拄杖下座

冬至上堂一陽來復萬象昭蘇魯公臺上書雲漢女
官中添線若作世諦流布塞衲填溝更作佛法商量
墮坑落漚何故事不橫推理無曲斷
上堂仲冬嚴寒天寒人寒地爐頻著火收足上蒲團
現成有一句大雪滿長安拍禪床下座
首座赴會歸上堂法無定相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

幢隨處建立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
棘林是好手時有僧云與麼則堂中上座有長慶也
門云蘇嚕只蘇嚕只如大師韓國公請堂中第一座領
衆三千往赴潞梁法會為鬼神說法現前一衆聞法
而歸且進首座是有說邪無說邪有長慶邪無長慶
邪諸人有聞邪無聞邪蓋卓拄杖云倒握金鞭問歸
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上堂釋迦老子於臘月八夜明星現時悟無上道迺
云奇哉么么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
想執著而不證得輒成一頓舉似大衆正覺山前眼
豁開旋頭星現果奇哉六年苦行今宵滿曠劫無明

當下灰

除夜小參靈山拈華迦葉微笑如來無禪少林面壁
神光安心祖師無意若曰佛之授手祖之相傳政是
斫水求痕捫空揣骨佗例漢到者裏上無攀仰下絕
已躬自然常光現前壁立萬仞楊岐對白雲發笑樓
出心肝北禪烹露地白牛笑破人口所以巖頭道從
門入者不是家珍直須么從自己胸襟流出方能
蓋天蓋地拈起也珠圓玉轉放下也海晏河清無一
法不是真如無一物不歸妙用雖然如是作麼主是
知時識第一句拈拄杖卓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
人復舉五祖演和尚云祖師說不著佛眼觀不見

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線。便下座，師云：「者老漢大似
靈龜拽尾拂迹成痕，天界即不与麼？」卓拄杖下座。
正旦上堂：「新年頭佛法要意，便知有洗面摸著鼻喫
飯開却口，水在掛燈毬空中翻石臼，春色滿皇州。」
明公三八九
敘謝頭首上堂：「夢往天宮說法，是首座分上事。演出
一大藏教，是藏主分上事。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是知
客分上事。終日擇火拈香，是殿主分上事。三呼三應，
是侍者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人分上事？遂卓拄杖云：
但將飯向無心盂，自有人扶折腳鐺。」
百丈忌拈香，豎拂拈拂，神出鬼沒，併却咽喉，捫空揣

骨。五百生來墮野狐，胡須赤對赤須胡。
上堂：「今朝又是三月一天，晚日從東畔出，柳綠花紅，
遠鳳城明眼衲僧難辨的。了無一法可當情，幸遇同
參相委悉。」嘉祐拄杖，且道委悉箇什麼？卓一下云：「西
天胡子沒髭鬚，無位真人面門赤。」
淨慈竹庵和尚至上堂：「舉芙蓉訓禪師訪同參實性
大師，實性乃陞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云：「此
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悉悉，便下座。師云：「實性
与芙蓉相見，固是作家檢點將來，一場敗缺。天界今
日与淨慈相見，更不起模畫樣，只貴平常蒲團相對，
坐眼上兩眉橫。」

結夏小參信士張天麟設供報親無語云言發非聲
聲々無礙色前不物々々全彰淨裸々沒承當赤洒
洒絕圓互寬同法界細入都塵無一處而不周無一
塵而不具盡大地是箇解脫妙門盡大地是箇圓覺
伽藍一朝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見一切見一用一
切用無生死可捨無涅槃可證所以道了了見無一
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
拂茲辰禁足安居今夜因齋慶贊三輪空寂道絕切
勛九十日内尅期取證各々好与三十倍大眾且道
是賞伊是罰伊卓拄杖云參復說偈曰我觀一真
法界海清淨不離常湛然所有諸佛及衆生平等攝

入無遮礙或慶生死而不迷或證涅槃而不住或入
塵勞而不染或生極樂而不退善哉信士張天麟從
信法門而出生於一切處行真實是故能捨難捨者
以此報親無可報以此懺罪無可懺至心歸命佛法
僧存役彼々獲如意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起直入如
來地

端午上堂一二三四五設詣都處為君舉五四三二
一錢蕤藥鎚當面擲抹過前三与後三明眼衲僧數
不出葛拈拄杖云信手是藥系將來頂門失却眼一
隻卓拄杖下座
廣智先師忌拈香耽源為國師設齋不斷世諦南泉

為馬祖作忌有伴即來龍河今日遇先師忌辰未免
隨例攀條去也以香扣爐云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
明
上堂舉應庵和尚示衆云禪人更不相煎坐底自坐
眠底自眠大家安樂無法可傳禪人洞山五位臨濟
三玄大年三十夜腳踏地頭頂天禪人不直半文錢
海枯終見底人死脚皮穿應庵老漢口似縣河也只
說得一半者一半山僧今日對衆舉揚更不裹藏被
蓋且要与此老把手共行禪人火著油煎飢來喫飯
困則打眠神仙祕訣父子不傳禪人妙中之妙玄中
之玄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禪人黃菊綻金

錢大蟲裹紙帽寶八布衫穿
為壁峰和尚對靈小參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
河及大地金露法王身大梅聞罷鼠鼯末上賣峭普
化索木直裰太縱風流爭如我壁峰和尚全體與麼
來々本不來全體與麼去々本不去來時孤鶴冷翹
松頂去時片雲忽過人間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
隔於塵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生死可斷
無涅槃可求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中不見
有自己恢々焉晃々焉高超象帝之先獨步昆盧之
頂直得護龍河上白浪滔天金陵城中清風匝地拈
拄杖云諸人還見此老無手處麼錢船底踏翻去

依蓋東山水上行。復說偈曰。大善知識出于世。如
淨寶月行虛空。其光普照靡不周。衆生離暗得明了。
不遠本願度有情。演說無上至妙道。或語或默或楷
喝。隨機大小而開示。末法衆生少正信。入於邪見之
稠林。身心放逸不重修。是故示以修行道。以精進力
攝懈怠。以持戒力攝毀犯。以布施力攝慳貪。以慈忍
力攝瞋恚。以禪定力攝散亂。以般若力攝愚癡。種種
方便。開其心。衆生視之如慈父。化權既戰。趣寂滅。故
示無常策。放逸四衆。哀號失依怙。苦海無邊。法舟傾
火光。三昧自焚身。設刹如菽。不可計。最後一段勝光
明。大聚落中作佛事。善護今於遺像前。運至誠心修

供養。銷鑪湯茗香華燈。比丘旋遶作梵唄。持此功德
報師恩。復用供養佛法僧。功德廣大不思議。於一念
頃。悉具足。我今對衆。爲敷揚諸佛諸祖同一旨。惟願
法界諸含識。同住如來寂滅海。
解夏小參。山僧九十日。箋註楞伽。不得與汝諸人東
語西話。然於大寂滅海。恒與諸人同出同入。初無絲
毫差別之相。昔有一老宿。一夏不曾與師僧談話。有
僧自歎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
得聞正因兩字也。好老宿聞云。聞忽莫暫遲。若論正
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与麼道。鄰
壁老宿聞得。乃云。好一金羹。被兩顆鼠糞。汙却叢林。

盡謂者兩箇老漢太教絕物殊不知千鈞之弩豈為
驚鼠發機者僧若是箇漢見他終擬開口便与掀倒
禪床有甚麼過諸人若也會得九十日内功不浪施
明朝自恣之辰一任東去西去若也不會山僧拄杖
子不妨露箇消息乃拈拄杖卓一下云只為分明極
翻今所得遲

開爐上堂今朝十月旦百事都未辦窓破欠紙糊爐
空無獸炭山僧方病起隨時旋排遣為報參禪人飢
來好喫飯擊拂子下座

闡仲猷勤無逸使日本迴上堂佛化与王化並行
真諦与俗諦雙舉扶桑東畔打鼓大明國裏陞堂為

復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此然不是少林宗旨亦非天
台敬觀遂卓拄杖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瑞巖地中和尚至上堂舉臨濟因趙州到院方洗脚
次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恰遇山僧洗脚
濟進前作聽勢州云會即便會鵲啄作甚麼濟便歸
方丈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人下注脚師云臨
濟趙州固是兩負老将一人埋兵排戰一人遇變出
青揔未見有勝負在今日空室和尚與天界相見雖
則無問無答自然頭正尾正諸人還會麼以拂子擊
禪床云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上堂說身說性說妙說云總是野狐涎噤行梧行喝

擊杖舞筭亦是鬼家活計卓拄杖云昆婆尸佛早留
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今朝三月旦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無住從
無任本立一切法擊拂子云大蟲舌上打鞦韆雙
眼中放夜市
佛誕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一盲引衆盲又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亦是衆生招
箭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爭奈棒頭太短
拈拄杖卓云瞿曇雲門鼻孔總被山僧拄杖子一串
穿却了諸人若也未委且請佛殿裏隨例浴佛諷經
金山甘露諸山至上堂智光普照燦迦羅眼洞明大

音希聲師子筋琴迭奏有權有實有縱有奪有主有
賓有照有用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自然雙
放雙收到處為祥為瑞所以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
生參學事畢拈拄杖卓云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
笙井底吹
信士張覺宗薦亡考請小參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
苑終至跋提河於其中間未嘗談一字如此則一
大藏教從甚處得來諸人會得者箇道理方具看經
眼且於一切處有少分相應豈不見昔有一婆子請
趙州看經州下地遠禪牀一巾婆云比來請和尚看
全藏如何只轉半藏趙州如此看經直是省力肚皮

裏不曾著個一篇元字脚具真正解脫知見頂門上輝
大寶光脚跟下壁立萬仞信知一經一偈一句一字
皆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以之出生死愛纏以
之破塵勞大夢以之酬父母養育之恩以之報佛祖
護念之德德應會去則今日張覺宗所修薦嚴佛祖
一期畢矣擊拂子云還委悉麼觀面擊開無盡藏頭
頭湧出夜明珠復舉法華經云我今為汝保任此
事終不虛也汝等當勤精進行此三昧後來黃龍和
尚云精進即不無諸人作麼生是三昧良久云迦葉
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文錢師云
黃龍恁麼批判也是見銅鑪著生錢雖然天界見處

亦要諸人共知迦葉糞掃衣不直半文錢輪王髻中
寶價直百千萬
潘信士為七考設齋小參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
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久久若知
即是聖人不可以知久久不可以識久久不可以語言造
不可以寂默通所以教中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
能解祖師道但盡凡情別無聖解於此薦得凡夫法
即是聖人法久久即是大法有何生死可斷涅槃
榮可求煩惱可除菩提可就紅塵堆裏妙用縱橫十
字街頭卷舒自在無一絲毫罣礙無一絲毫染著自
然跣色騎聲超今邁古敢問諸人且道諸覺通居士

即今是生邪是死邪不生邪不死邪拈拄杖卓云畢
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復舉甘贄行者
入南泉設齋黃蘗為首座贄請施財蘗云財法二施
等無差別贄早錢出去須臾復云請施財蘗云財法
二施等無差別贄乃行施師云甘贄弄假成真黃蘗
弄真成假爭如今日諸德和入寺為亡考設齋總無
許多伎倆遂擊拂子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
看風煙

壁峰和尚忌唇陞座握金剛王寶劍斷生死根株縣
大智慧目光破無明窠窟全機普應迥絕蹤由大用
現前不存軌則燦迹羅眼頂上放大光明摩醯首羅

面前現奇特相何止猛虎穴裏橫身萬仞峰頭著脚
放行把住總不由他出沒卷舒得大自在所以道處
生死沉驪珠獨耀在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
天直是過古超今光前絕後不与萬法為侶不与千
聖同途魏公堂上瞬目轉丸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然
雖如是且道壁峰和尚入滅以來即今在什麼處擊
拂子云當處分身千百億人門天上更無雙復舉
白水仁禪師因洞山忌辰設齋次有僧出問云供養
先師未審先師還來也無仁云似匾擔好仔細看菜
云者僧被白水一撥直得口似匾擔好細看來白水
也是看樓打樓今日比丘祖全為壁峰和尚設齋不

問來与不來一味修設供養山僧因齋慶贊輒成一
頌金剛正體堂人現散在春風百草頭堪笑相逢不
相識却於言下覓蹤由

水陸會為鬼神說法妙真如性直下圓成大解脫門
圓成如日月並明与虛空同壽亘今古非異非如
諸佛悟之而登覺道超越世間得大自在衆生迷之
而流浪生死從劫至劫永縛永纏原夫一念之差遂
有聖凡之別所以道庵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
萬劫羈鎖皆由一心所生不從他處而得故我大覺
世尊與無緣慈作不請友憫衆生之沉溺作苦海之
常處具足以一具足則一切具足以一圓成則一切

津梁濟其鬼趣之幽拔其地獄之慘如父之愛子開
諸方便是夕則有設齋信女王氏善慈運平等心行
殊勝行設諸種之飲食作諸種之佛事無非濟汝飢
虛開汝真性一入法會則夙障頓消一露法味則苦
輪斯脫諸佛子等於剎那間迴光返照便知是心是
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心外無心祖師道處人真慶
慶真慶人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見正體堂人
沒却身至於天堂地獄人畜鬼趣九有四生乃至依
草附木滯魄孤魂無不皆真始由迷真逐妄今乃返
妄歸真高起寂滅之場永趣菩提之岸豈不偉歟其
或未然山僧拄杖子為汝通箇消息拄拄杖卓云百

寶莊嚴無相身一起直入如來地

天界語錄卷終

京都龍泉庵助緣比丘 吉祥

驍騎右衛寓居助緣善信芳名于後

朱福真 王福得 王文殊奴

尤妙通 蕭妙真 卞妙果

金室和尚語錄

語錄中

金室和尚偈頌歌序書卷第二

示江西圓禪人

諸佛未嘗明說破祖師言下不曾該圓師果欲求端的待汝西江吸盡來

贈閩僧瑤禪人

瑤之師有送行語

曾郎說與謝三郎此事逢人莫舉揚一曲漁歌江上踏榕陰如蓋午風涼

示聞禪人

聞々々處要聞心聞到真聞不是音昨夜石頭城下泊數聲寒鴈落江濤

贈道場寧藏主

上人自親自道場來寶藏無關八字開踏破草鞋上
路更於何處有疑猜

示真禪人

一處真分處久真眼中童子面前人龍河水急難棲
泊拄杖橫擔別問津

示顓殿主

如何是佛殿裏底問處分明答處奇三世如來不知
有燈籠露柱笑掀眉

贈蔣山英藏主

撼碎如來藏裏珠鏡容大士笑軒渠虎丘凜々英風
在誰道當今繼者無

示慧禪人

坐夏鍾山今已滿尅期取證事如何曉來一陣江天
雨添得新涼入戶多

示禮禪人

禮拜看經猶是妄坐禪成佛亦為貪寸心放下如泥
去動著依然落二三

示印禪人

祖師心印鐵牛機一句當頭剗百非潦倒雪門都不
會向人道箇力口布

示華禪人

榮華好似眼前華寂寞真為道者家破衲天寒修補

了、三條椽下足生涯

示輝禪人

輝天鑑地是何物、大藏小藏談不得、出入常在汝面
門、無位真人赤骨律

因庵號為真長老作

世界壞時此不壞、成時非古位、非今泥牛入海無消
息、門外落花春又深

送就禪人還山東

洞宗人

成就慧身須烈漢、揭翻五位絕功勛、龍河一宿便歸
去、錢錫橫飛岱岳雲

送玉禪人

石中有玉淨無瑕、剖出須還老作家、不動脚跟親薦
得、三千里外摘楊華

次韻寄育王約之兄

先師法道日孤危、賴有同參大捻持、倒握吹毛全殺
活、鄮峰坐斷令行時

本源號為源藏主作

一句無私達本源、黃河九曲出崑崙、當陽撼碎摩尼
寶、三世如來捻滅門

送蔣山隱藏主

大藏小藏從此出、千重百帙隱彌彰、鍾山踞踞匡廬
舞、翻著襌衫歸故鄉

送剛禪人禮補陀

塵心剎么是觀音，剛要補陀巖畔尋。
踏遍春山無限好，一聲啼鳥落華深。

示印禪人

祖師心印錢牛機，錦縫重玄妙入微。
去住兩途俱印破，青山不礙白雲飛。

示坦侍者

坦然不怖於生死，燈籠吞却五須弥。
布毛吹起便悟去，又是重安眼上眉。

示金山隱藏主

酬僧一然隱彌勒，起法身北斗藏。
萬象明明談不盡，

得大江東下接天長。

示承天智維那

心不是佛智非道，一句渾侖臂不開。
驀地桶箍連底脫，雙猿依舊在崔嵬。

無言師為妙講師作

摩竭向來曾掩室，淨名不二復何談。

揭翻教海求玄妙，開口依然落二三。

第一座性源禪師領眾三千，

濠梁說法歸說偈。

二首賀之

濠梁說法利人天，龍象三千擁法筵。
此日大行摩竭

全勝他黃檗在南泉。

天寒歲晚領徒歸，依舊相看眼似眉。
無孔筵逢檀拍板，少林一曲許誰知。

示禮知客

待客迎賓有禮儀，木蛇吞却石烏龜。
直饒智眼洞明，了腦後依然欠一椎。

送藏主回越

一策江東又刺東，往來直是絕行蹤。
秋風萬壑千巖裏，樹葉經霜也自紅。

贈蔣山禪藏主

一大藏教是切脚，東山道箇鉢囉娘。
等閒踏著通天竅，百草頭邊不覆藏。

示紹侍者

既隆釋旌紹門風，向上玄關有路通。
了人常知言不及，楓林九月帶霜紅。

示居侍者

紙襖鈔來無一字，布毛吹起眼生華。
凡情聖解俱拈却，脫體風流出當家。

送黃龍侍者

黃龍三關解透過，佛手驢脚若為呈。
金雞啼上闌干曲，一段風光畫不成。

參方須具超方眼，一法元無作麼觀。
江北江南三月裏，楊花吹作雪漫漫。

贈文藏主

一大藏教是切脚正文一句絕偏圓當陽拈出無人

會雨過燕山翠拂天

示始侍者
妙體如久絕異同本來無始亦無終金雞啼上闌干

曲笑倒龍河六十翁

示諸生錢壁

鐵壁银山投透時皇都春滿百花枝好將此個真消息到處逢人舉向伊

示永知客

一得永得無退轉山河大地絕纖塵大陽寺裏頭知

客慚愧旁觀匿笑人

示默庵居士

淨名杜口復何言覲面全開不二門一自泥牛闕入海更無消息手人論

義山獅為騰居士作

第一義諦如何舉輕似鴻毛重似山多口維摩酬一默華根本艷體元斑

示刁鐸陶生結緣淨髮

衲僧頂額上一著搆得分明手眼親直下不存毫髮許此時方是報恩人

示鄧哲庵居士

妙年聽教復參禪，十字街頭颺碌磚。打破虛空成粉
碎，^翠山楚岫翠相連。

道山

心非佛兮智非道，水是水兮山是山。四七二三猶懺
懼，是何人得到其間。

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是何法，輝天鑑地出常情。本來面目無形
段，喚作真如亦強名。

無

趙州直截為提持，腦後分明欠一錐。江北江南問王
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贈上藍滿離那

參禪無別理，貴在信心堅。一念不生處，萬緣俱泊然。
桶簾臺地爆，^排夢到春妍。去々何言說，長江水接天。

贈復藏主

^排字本原

入門能辦的，一句恰相當。步々通玄路，頭々達帝鄉。
本源常湛寂，寶藏自輝光。去々無言說，達人好舉揚。

送師丘州藏主

角丘隆藏主，出窟危於菟。祖位還他續，宗綱藉力扶。
出門無異轍，達者自同途。歸問雲巖叟，吾言信不誣。

示理禪人

理到事亦到，心空法亦空。萬緣俱寂削，大用自融通。

嵩少依安老鍾山謁誌公參堂喫茶去更不展家風

示空禪人

真性本來空情銷妄自融隨緣無造作當體即圓通
歷々塵勞內明々日用中拙禪与化俗一々見全功

示歲侍者

一歲復一歲看々便白頭莫教虛棄擲當下合知休
碧落飛金彈銀河輓鉢塩官心太切特地索犀牛

示琳維那

琳琅為令器巧匠琢方成學道須精進逢師乃發明
克賓機獨脫興化令全行今日分明舉眉毛眼上橫

示祐藏主

以祐作佑

一默酬僧問當機辨主賓冰凌上走馬北斗裏藏身
冰別金沙味茶分陽羨春明々故鄉路何用別尋津

送芳維那師吳興

暮直若谿路何須較短長有身同旅泊無念是家鄉
直入昆盧藏曾經法戰場送行無利語萬象聽敷揚

示湛侍者

湛然同止水隨處自澄圓一宿元無意三呼豈有傳
迴超空劫外不離海東邊待汝知端的重來喫痛拳

示心藏主

超然了此心推客負黃金撥轉如來藏逍遙功德林
千年無影樹一曲沒絃琴果是英靈漢烏藤為賞音

示海禪人

性海羣生具真源妄境同念生須返照了不施功
雨過看山色雲開露月容瑞巖定力頻喚主人翁

寄徑山瑩藏主

華藏重名盡揭開龍困白日起風雷
拋來栗棘機先擲移得瓢苗石上栽
雪竇頓增南岳重南岳力挽古風回
何時遂我還山願與子寒爐撥芋魁

贈閩中衆禪人

日常行路不差直須高駕大乘車
十方剎土皆唯我大地衆生盡到家
江外久遊聞雪嶠嶺頭不度說玄沙
宗門迺格從君看莫學常流數似麻

贈順庵主

建業城邊久住庵鑊頭邊事最相諳
曾從濁水探明月復向迷途得指南
拳對趙州無一語口阿彌勒不同龕
徑山有句如何會道得陣命落二三

悼聞天鼓法師

一聽經聲便結加臨行更不寫伽陀
生前屢講麻訶衍火後爭叔談利羅
天鼓妙音同剎說蓮華香國異娑婆
乃翁三昧親傳得以段光明不較多

贈圓通傳書記再參育王和尚

親自江西法窟來獨攜瓶錫孰能陪
三關妙用超羣象一道神光徹九垓
春滿龍河晴漱灩雲開鄮嶺晚

崔嵬約翁年老機尤峻觀面須防喝似雷

送相藏主

我無言說爾何求一念無生了便休曠大劫來常不
昧五千卷內幾曾收扶桑枝上團圓日醉李湖邊淡
淡秋翻著襌衫行故里不風流處也風流

寄賀萬壽行中和尚

緇白迎歸禪月堂不辭老大為敷揚馬師列派千年
盛佛照傳宗五葉芳無佛無魔超格外全賓全主示
平常太湖三萬六千頃古底瀾翻妙莫量

寄賀西禪聰長老

坐斷西禪古道場法筵龍象聽敷揚現成公案今重

舉迅捷撥鋒孰敢當需老門徒何險峻曾郎鄉社耿
遺光同風千里真消息海月山雲不覆藏

送席丘彬提點

眼似流星氣似虹當機一句若為通展開佛手并驢
脚拈出金圈子栗蓬鍾阜曉雲晴作朵剎池秋水冷
涵空還鄉曲調天然別一幅蒲帆浦口風

用韻悼逆川和尚

六十八年安樂法十萬八千非去程無古無今頂門
眼執常執斷世人情葛椿倒地孰能起設利落盤盞
有聲萬葉臨軒讀遺偈北山猿鶴亦哀鳴

示紹侍者

克紹門風在子身。西來祖意合留神。布單賣却猶多
事。紙襖鈔來未是真。幻垢盡時寧有物。覺花開處不
干春。好將此箇真消息。歸化扶桑國裏人。

示符侍者

少年奮志離鄉國。來扣中華佛祖禪。臨濟未曾施一
句。克符徒解破三玄。空中木馬蹄如鍊。海底泥牛角
指天。截斷聖凡無異路。扶桑人種陝西田。

用韻贈宗藏主

已事何勞向外尋。大光明藏是全心。即真即妄超名
相。非異非如邁古今。四十九年無刺語。三千里外有
知音。果然打就錢船去。一日能消萬兩金。

寄新淨慈易道和尚

十年高致在南屏。此日開堂徇衆情。力舉叢林新法
令。大弘乃父舊家聲。吹毛倒握風雷吼。宗鏡高懸日
月明。千里何須寄圓相。門前湖水帶霜清。

送吾長老歸日本

大坐牛頭啓祖關。真燈照世古風還。一庵高臥夜堂
寂。百鳥不來春晝閒。白下正提新鉢斧。日東猶憶舊
家山。錢船打就渾閑事。滿載清風不可攀。

送明藏主

機先領旨元無旨。格外明宗豈有宗。踢倒須弥百雜
碎。掀翻華藏十三重。吳頭楚尾春無際。湖北江南水

拍空老病懶能施
梧喝送行隨分展家風

存心堂偈

試問存心堂裏主
此堂結構自何年
根基堅實離諸
幻窓戶顯明洞八
埏未學龐公參馬
祖還同陸且見
南泉是心了久無
餘事安住其中日
晏然

示智政藏主

學道考禪是政事
自餘皆是錯施工
坐破蒲團畫
夜賣却布單西復
東日面月面佛非
佛大藏小藏空
不空更來者裏問
端的老僧近日耳
雙龍龍耳

送蔣山宣首座遊峩峩

鍾阜曾居第二座
主賓互換機奪機
五色祥麟步天

岸金毛師子奮全
威不離當念空三
際何用從頭刻
百非識取普賢真
境界善財攜手同
歸

贈古澗

香爐峰下席溪泉
浸得閨愁鼻孔穿
山色谿聲言外
旨黃華翠竹體中
玄真如界內原無
法正覺場中豈
有禪以字不成八
不是鯨魚眼裏打
鞦韆

堅禪人求偈

堅如鐵壁與銀山
搜破無明生死關
格外一機何指
的目前萬境掩塵
開嘉州大像無雙
足南海波斯念
八還有甚為人方
便處遠煩來訪白
雲間

次韻贈徑山約上主

井底蓬塵山上鯉當機一投頂門開倒騎木馬空中
去移得瓢苗石上栽曠大劫來元不昧五千卷內豈
能該山翁有口如木楔孤負闍黎到一迴

示才侍者

有才自可扶宗教戰馬宜收汗血功紙襖鈔來無法
說布毛吹起便心空一椎打就金剛鎖信手拈來栗
棘蓬今日再參無執喝免教二日耳雙聾

次韻贈大溟高僧烈山庵居

烈山江心一巨石宴坐絕勝空生巖常老又移茆舍
入善財謬向別峰參當如蔽日陰源樹休羨分風上
下帆有問菴居端的意牛頭北与馬頭南

示蕭士銘

蕭郎為法叩禪林世念何如道念深開市門頭雖著
脚空王座畔早歸心馬師解奏無絃曲龐蘊能知太
古音直下頓空諸有相更無消息可追尋

贈定禪人歸楓橋

昨日不定今日定草偃風行摩竭令蘇州有今常州
有拈來塞斷衲僧口道人參方豈等閒師子不食鷄
之殘故鄉千里好歸去寒山寺在楓橋灣

日峰彌偈

金烏飛上妙高頂下照人間側無影不論幽谷与高
山洞徹隱微光洞久義和駕車行太空旋遠四洲南西

復東好在草菴盤結處夜半正對扶桑紅

送石藏主歸吳

今日不足昨日定摩竭不曾行此令掀翻藏海覓端倪
倪石人掣破軒轅鏡龍河病翁口無舌一句當陽為
君說歸去西山倚石屏太湖春水連天闊

贈宗侍者

四七二三無的旨一句投機絕思議巡廊報衆參得
禪平地無風波浪起丈夫終不受羅籠耳裏何曾著
得水更來南院問如何龜毛結網三千里

用侍者求警策

江西湖南与麼去出門踏著來時路南海波斯念八

還狸奴倒上菩提樹最初機末後句百草頭邊體全
露今朝雨落街頭濕山翁有語難分付

送賢藏主往雲南行化

便与麼去出門踏著通玄路不与麼去猶勝時人三
五步頭么物么是家珍刹么塵么盡檀度給孤獨大
長者布地黃金如土直彈指圓成八萬門三輪體空
無捨取點蒼高滇池碧金齒雙人皆作城千門万户
總春風得之不做纖毫力道人人善化導昔日四
川今六詔翻著襪衫稱意歸樓閣重么彩雲繞

送統侍者參方

燦羣昏統衆德芳應身中即尊特既然不稟釋迦文

何用當來問勸大丈夫兒誰欠少多生只在今生
了郭然無際體全彰一念終生落邪道統釋之久無
去其位又欲蘆花蘆花不得西來祖意無消息順風船子
宜蘆取蘆不蘆得不得西來祖意無消息順風船子
下楊州月滿霜空江水白

示聞侍者

聞何所聞見何所見馬領驢腮日面月面國師三喚
分無風起迎之波侍者三應兮白日震燁之電
果是吾家英俊流終不隨他脚跟轉龍河齒豁不關
風今日為伊通一線

送東林福藏主

是福德非福德三輪本來體空寂不以莊嚴作勝切
灼然此事誠奇特一大藏教破故祇山色溪聲無不
是傳來八萬四千偈千里逢人休舉似休舉似成漏
泄金剛腦後三斤錢今朝特地開龍河頭痛不能為
伊說

性菴偈為常首座作

性菴人非小大本自無成亦無壞驀然突出百草
頭白牯狸奴俱領解有時寬若太虛空外道天魔無
不在有時窄處不容針佛來也請居門外者性菴甚
奇怪廓然靈通非向背六窓晝夜揆開之有道神光
常不昧謂之空推倒百億須弥峰謂之有拈得鼻孔

失却口有而不有空不空灼然不在言思中百鳥不
來春自老落花片々隨天風昨夜三更月滿屋兩個
泥牛忽相觸碧眼胡僧笑點頭十地聖人隔羅縠

洞然為徹藏主作

此事洞然明白了兩眼豁開天地曉珊瑚枝上月團
團無影樹頭日杲々昔日疑情未泮時黑漫漫地常
如癡覺天無雲傾昭廓千年暗室生光輝二祖少林
曾入了了了常知言不及雖然道得十成來未免師
前义身立長慶自云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蒲團
坐破太遲生鈍鳥栖蘆何足詭拙不如吾徹洞然不
見一法留心田飢來喫飯困來眠誤佛嗽口須三三

示廣藏主

一葉落天下秋南岳天台拄杖頭一塵起大地收五
湖四海雲悠々冷泉開口便成錯解送禪流去行脚
大家相聚喫葶藶眉毛厮結良不思廣也朝來持此
卷請我曲為無方便佛手未伸驢脚出石火電光薦
不薦汝雖昔年曾侍吾未嘗有語相逢糊丈夫各自
頂天地逼鷗化鵬非今圖豎挂拂生枝節也不震
威施一喝左提右挈折脚鐺七十山翁頭似雪

送鍾山琢維那歸華頂

大圭不琢密印無文當陽括出箇蓋乾坤金影動
日月黑百億須弥消一擊圓悟關中掉臂過華頂峰

頭顱足立

唐庵偈

我觀唐庵唐不唐是中不有亦不無六窓晝夜明豁
豁內外洞徹如冰壺此庵門戶非通塞外道天魔同
出入空無侍者唯一牀言前勘破維摩詰有時突出
紅塵內合水和泥旋修蓋有問其中事若何一句迴
超聲色外驀然移向深山中山花山鳥春融之豎
拳頭閒捏怪客來隨分施家風道流三樂有如此拈
却釋悅与法喜夜深圓月正當空知心只有寒山子
示然藏主

始本慈悲本慈有來由無本據德山之檣臨濟喝撻

是慈悲喜捨具五千餘卷老婆心黃面瞿曇屬疏布
子今直下解知歸江西湖南与麻去布颿一幅挂天
風白鴈叫入秋雲暮

贈靈谷進首座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首座有長處三年進一閑
進無所進將焉求止無所止心自休眉間挂劍破鬼
膽寒光凜々橫九秋不學陳睦州拶折雲門足不學
法雲果徒把茶瓢觸月白鍾山一夢迴滿耳松風度
新曲咄々力口希離四句絕百非三千里外有知
已大唐國裏無禪師

次願贈徑山清藏主

如來藏海本無清濁未達其源妄生卜度陵霄峰頭
雙徑分煙霞巖壑相吐吞井底蘊塵漲天黑山上鯉
魚飛入雲不知此是何宗旨會得目前無不是秋風
一舸歸故鄉千林楓落吳江水

用韻贈湛藏主再參

肋下剜於袖頭打領事人現成何須猛省瞻風撥草
扣諸方錢額銅頭誰敢當等閑撲碎如來藏摩尼烟
烟生輝光子今無聞我聞說八萬法門俱透徹再參
甸子改商量只有嘆拳拜執喝

示金山焚藏主

自西自東或吳或楚滿懷風月一節煙雨所參何事

明何宗見不見今逢不逢善財繞山走七日德雲不
下妙高峰與汝往來者是藏平地無風起波浪盡未
來際覓蹤由於接角今峰上焚禪楚禪宜委悉得
之不費纖毫力阿難門前倒剎竿扶桑人種陝西田

示圭都文

至言本無文大至元不琢一句定綱宗頂門開正眼
臨機應用時是非俱一刻拋棄棘蓬撼碎漏燈籠
一明一切明一斬一切斬多少馳求人忙人自流轉

山西澄禪人鑿井求渴

道人為物心勇猛韓心領頭深鑿井行人六月渴心
焦輾輾畫卷冰華冷道人學道功用起如鑿此井寧

鮮勞漸見濕土知水近即心即佛良非遙今日來參
何所慕未動舌頭知落處護身符子入手中山路
上暮直去

次韻送蔣山淨首座

清淨本然何動何寂名不可名迹不可迹首座有長
處龍門遭點額還鄉曲調新襤衫顛倒著無是不是
非不非天荒地老知音誰鍾山鼉入瓦官閣無毛錢
鷄梢空飛

贈蔣山入藏主

大藏小藏演出演入一句全提春雷破蟄誌公杖頭
古刀尺地老天荒人不識截斷塵塵作兩邊舜若多

神面門赤

送現時庵住處州常樂寺

常樂法門非新非故本自如么何有來去收之則攝
入毫端放之則徧一切處不離當念現前當依處是
自開堂白牯狸奴成正覺石頭索箇鉤子平地波
濤漲天起藥山三篋束却腰白日青天譚神鬼越格
起宗大丈夫齒人師子非韓盧鏡容杖頭古刀尺拈
來用之無欠餘阿呵么甚特當陽坐斷桎蒼山八
面清風動坤極

送旌禪人遊五臺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嘿對。文殊七佛師。到此都不會。
金毛師子現全身。百千萬億空中塵。金剛寶劍雖在
握。衆生不斷無明根。子去當機須辨的。纔涉廉纖即
成惑。長松樹下牧牛翁。握眸鷄犬新羅國。

贈倫藏主

絕類絕倫超宗越格。言不能言迹不能迹。一大藏教
說不到。黃面瞿曇曰。門窄東山道。箇鉢囉娘。白日青
天轟霹靂。子也參禪莫等閑。直須投透生死關。徹瞎
頂門三隻眼。方知虎體元來斑。賣却布單行脚去。決
擇心如水。^{東注}背却法堂著草鞋。主賓彼此風規露。
是作家漢。能承當。自餘碌碌。皆望洋山翁。頽然坐此。

牀。燕語鶯吟春晝長。

愚藏主號必明

必明。人々唯此一事。苟不明之。埋沒自己。斷辭師僧。
立深雪。忍凍忘飢。求一決。雪峰九到。与三登。脚下草
鞋無一截。長慶七個破蒲團。臨濟六十蒿枝拂。看渠
爲甚。何區々多生。只在今生畢。必明必明。合如此阿。
誰不是奇男子。二時粥飯祿用。暫時不在。活人死。
暮然打破太屋空。西方夜半金烏紅。井底蝦蟆吞却
月。林間石虎嘯生風。父子不傳無妙訣。豎拂拄拂間。
施設。汝耳不聾。我不喝。免使傍人驚吐舌。

示壽侍者

無生滅法是實相。与太虚空同壽量。現前一念即真如。衆生分上佛分上。參禪只爲者一者。正因出家与行脚。今朝不了又明朝。孟浪一生空過却。借問當人知不知。丈夫端的是男兒。喫箇油糍肚不飢。老僧失却一莖眉。

送壽安居士鄭伯和

壽安居士侯門客。事佛年深戒清白。檀度門頭利自他。了達三輪體空宗。念佛參禪爲本領。十二時中常猛省。到家一句恰相當。究竟不離於自性。龐公舉措非真俗。慣聽馬祖無絃曲。不消一拶便知歸。六么元來三十六。

休牧歌爲寶曇作

休牧道人樂道多。請我爲作休牧歌。我歌萬象側耳聽。木人按拍聲相和。道人胡爲猶休牧。歌既絕兮牛已熟。鼻孔遼天不用穿。角長也不東西觸。飢來隨分納些。春草青。春水綠。蒼然畔。徧却空田不枉從前苦調伏。三义路口風日晴。綠楊枝上黃鸝鳴。有時獨在溪沙卧。有時緩向平原行。仰山看之三歲久。固不別借他人手。只知樹下坐堆。久寧解翻身打觔斗。老安牧之三十年。用盡心力還可憐。雖然起亦不肖。去何曾纔向菴中眠。爭似吾今休牧。不把龍頭与鞭箠。人兮牛兮兩相忘。短笛一聲山月白。

丘菴歌為海藏主作

萬仞峰頭一茆屋，白雲飛來欄下宿。蒙頭衲被坐堆
堆，松風解奏無絃曲。此菴不審何年蓋，窓戶玲瓏無
內外。山鳥自歌花自開，擬欲觀心成捏怪。德山盤結
非先後，孤峰頂上師子吼。白牯驗盡天下人，呵佛罵
祖開大口。老常不是阿祿人，非心非佛從他惑。又移
茆舍入深居，一言勘破棋子熟。汝者岳菴室似渠，似
渠終是非吾廬。倚人墻壁他家奴，大坐當軒方丈夫。

送璿象初住潯水巖化

少年道流初出世，來問山翁索禪偈。是語言三昧
門，尔無所益何獨愛。瞿曇曾華亦不無，字么化作驪
龍珠。群生顛倒執惱海，破除焦渴須醍醐。既是姪孫
聊一道，住山一事非小么。播揚大教在傳宗，年德俱
高稱長老。汝今少壯當磊落，法戰場中恣酬酢。淨因一
喝分五教，直令四座俱驚愕。山翁老眼重摩挲，看
汝一鼓天池波。龍河家世未忘家，我今属意良不頗。
送需侍者參方

鼎菴需入雲門室，一掃從前邪解無。古鏡重磨吞萬
象，精金百鍊出洪鑪。趙州未必輸文遠，臨濟何曾許

克符雨過春泥深沒馬出門何處是通途

示福維那

福業何如道業高成功不枉此生勞楚材自可為華
棟分鉄真堪打寶刀興化為人施惡辣克賓法戰送
英豪病翁未敢輕年少萬里雲霄見鳳毛

...

四分比丘戒本序

大矣哉佛之戒律与王者之憲章並行于世使人
捨惡而趨善去邪而就正其陰翊王度有功於天下
也博甚然戒期于無戒刑期于無刑如是則不治而
自治不化而自化矣洪惟大覺世尊之出世也於四
十九年之間隨事制律以繩其徒然戒有多品受有
高下優婆塞即五戒沙弥即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
比丘尼五百戒大乘菩薩即三聚淨戒也世尊將入
滅唱于衆曰吾滅度後以波羅提木叉為汝之師波
羅提木叉者戒也後門人結集三藏優波離誦出律
部及教流華夏諸師之弘律者代有其人惟南山宣

律師為之最此四分比丘五戒本實南山之所定也
南山傳至于今七百餘年矣有合肥居士童福宗施
已貲重刻戒本欲廣行于世徵序於予予視今之為
吾徒者多忽於戒律至有未嘗受戒而自稱曰比丘
恬不知愧古之人如澧州高沙彌傳藥山宗旨有行
有解以不得受戒但終身稱為沙彌而已吁何古今
名稱之相戾也如此予忝居善世慨念京城四方
僧徒所萃之地而戒壇未立欲請于朝而志願未
遂又安知他日之成此事獨無人耶今福宗之刊此
戒本豈非將來之先兆乎福宗雖在家而堅持淨戒
精修禪學一室脩然類林下衲子觀其留意戒本即

其趣尚驟可見矣併書左方洪武二十三年歲在庚
午冬十月既望善世禪寺住持天台比丘序

與道場物先和尚書

前歲之冬阿上連月獲叙風好且承具陳於先保盛
法叔室中得其旨要不安所自敬為燒香吾門幸甚
然吾宗授受以心傳心如鏡照鏡無毫髮間隔從上
諸祖莫不皆然迨至末流始以辦事以當傳授與古
人相去遠甚吾兄識見有合古人一掃末流久習之
弊先叔大寂定中寧不為之一莞然耶自別以來竊
聞住山說法種々殊勝而施者交集爭願起造衆屋
非吾兄福緣兩具曷以致此近於翔南雲處得先叔

所遺伽黎并頂相南雪病不能往特時安戒藏主送上
此衣像即大陽之履也吾兄昌大先叔之門亦何以
異於投子青公者哉是用具尺楮敬修賀意惟幾垂
納幸甚冬寒為衆自重不備

金室和尚語錄卷下

比丘絕海助刊

金室和尚記讚題跋文第三

念佛三昧記

洪武十九年春

蜀王殿下有旨命臣宗泐撰念佛三昧記臣禪者兼
修淨業雖素不文不敢固辭天念佛三昧者心想口
誦皆名念佛之自性也人所具有復何假於念而蓋
以自力未至乃假他力由外以修內也然修行之要
有二者焉皆可得道一曰無念二曰有念無念者即
真如三昧一心之法在乎惺々寂々不起攀緣實相
相應能所雙泯廓同太虛自然合道有念者即念佛
三昧存想佛之三身無量功德乃至國土清淨莊嚴

專心不亂至想成時亦得見佛悟道雖然有念而至
無念有修而至無修能如是豈非達修無所修念無
所念者乎我釋迦如來娑婆教主也於諸經中隨處
偏讚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普廣大士嘗問佛曰十方
悉有淨土何以偏讚西方佛乃告曰閻浮提人心多
濁亂令其專心一境易得往生若捨念一切佛者境
寬心散三昧難成諸佛同一法性念一佛即念一切
佛生一淨土即生一切淨土也且夫娑婆穢土也有
流轉生死之苦而壽則有量極樂淨土也無有衆苦
永證無生法忍其壽則無量矣由是觀之二士之淨
穢苦樂生死壽量有如是不同者可不致精誠於是

焉如曼殊室利普賢二大士已證極果而猶願生淨
土助揚佛化以垂訓後世耳自教入中國晉慧遠法
師與當時高士劉遺民等於廬山結社修此三昧也
距今千有餘年世人行之而獲微驗者非一多見於
傳記夫王者之所修與庶人異其種族之貴根器
之大福智之深故三昧易成豈區區小智勦福之人
可得而企及哉臣記昔成穆貴妃之臨薨也力疾
危坐念佛不輟見有光彩之象問諸左右皆云無所
見唯主上見有紅人者坐于鍾山之頂良久乃去
召臣臣宣諭其故臣奏曰此貴妃念佛之明驗也
阿彌陀佛有大誓願凡念佛者臨命終時化佛迎歸

淨土彼紅人者即化佛也
上頗然之此臣所知不
敢隱并錄為記

彌陀相

出山相二

六年苦行無修證豈為明星眼豁開業海茫茫空不
得徒煩特地出山來

觀音二

草座鉢衣自在身淨瓶楊柳一枝春南詢童子來參
後滿目風光不見人
白華岩畔浪翻空水月光中現寶容耳色眼聲俱了
了更於何處覓圓通
蓮葉觀音
苦海波深一葉航淨餅甘露散清香眾生多少沉淪
者不見慈悲三昧光

文殊大士二

稽首聖者妙吉祥是法王子七佛師從曠大劫駕願
輪分身助揚佛聖化以如實智破惑網如然明燈照
暗室以幻化法滅幻化如將毒藥攻毒病良哉具以
擇法眼稱讚圓通不思議如大商人入寶聚善能分
別無價珍寶現塵剎度羣生而常安住清涼境願我
進脩不退轉獲此智慧解脫海
以一文殊百千萬億萬億非真一亦非實云何大士
現如是相蒲衣繞體髻髮被項又復何以不示全身
手中執者乃是何經若以相觀空花翳眼不以相觀
真體全現我知大士以如實智破彼羣疑生佛不二
智花莊嚴行果成就入眾生界悲心普覆智行具眼

則無悲願是法王子名不退轉

普賢大士

稽首心聞勝願王一切如來真長子勤修無邊殊勝
行不獨自利兼利他十種廣大行願輪始自禮敬及
回向盡微盡劫任佛事念久相續無間斷惟此無任
妙行力及以無知妙智力智花莊嚴行果就究竟不
離於自心假使虛空以為口讚嘆功德不可盡願身
口意恒清淨得證解脫不思議
稽首心聞大願王微塵刹海救慈航衆生各自成佛
了此願依然不可量

布袋

拽杖獨行拖布袋供他多少人憎愛十字街頭等阿
誰忘却龍華豈三會

應真

應真住世間如月行水中月本無所著水亦非亦容
以無所著故隨緣而攝化應真乃強名世間亦虛假
何況以筆幻人出諸相以相求其真展轉成誕妄
譬如空中華眼觀亂穢墮空非真有華由眼之所眩
我知空滅海寂滅而不滅幻滅都消盡真滅自超越
又知無漏智慧光悉圓明外現而由祕安知非大衆
筆幻一微塵何以寄吾讚我今說是言亦復如筆幻

達磨祖師

渺々長江一葉蘆，眼睛突出背盈都廓然，無聖真消息，多少男兒不丈夫。

大慧和尚

蚌蛤禪開口，便說黑竹篋，佛來也打金，沒秋毫人情，有甚之乎者也，奪賊鎗，騎賊馬，啼嗔，慈悲喜捨，狗看熟油，鑽鼻頭，無白下。

佛智師祖

獨坐大雄峰，錢蛇橫古跡，南山白額，兩齒牙如劍，樹井底有蓬蘽，是甚賓主句，拈起四藤條，打落白玉兔，末後沒覆藏，梅花消息露，兒孫不唧溜，盡把家私數，數出數不出，五五二十五。

天童了堂和尚

放出無毛錢，鷄提起破沙盆，話坐斷太白峰前一味，煮天索價，金檄獨脫，公或縱或擒，大用現前，若非取非捨，退藏一室，芥子不空，落筆千偈，九河倒瀉，此特見其小耳，未之足語，其大者謂其東海暮翁家法之妙，也是鬼門上貼卦，丹青寫此白眉長，留与人間光照夜。

淨慈竹庵和尚

同年同師同道，未免變白為皂，纏放合無孔，笛節柏相酬，恰好爭覩，鷺自橫空，或謂白門生，肇兄已遷化，他方我尚隨俗，願剝今朝展像，如生讚嘆，相成懊惱。

南山白額大蟲放出平田淺草
拓起錢蔴荻椎擊碎
頂門一竅永明宗旨孰異孰同
黃蘗三關非玄非要
良渚岸頭舊語行祖父田園解克紹

古鼎和尚

身大不及膽萬卷何處著仲靈禱而慧此論曾未確
居不動類乎四禪口妙明顯乎性覺祖翁三代追蹤
合与一坑埋却只將一味慈悲祇性醞醞委藥有時
壁立三關伸出佛手驢脚咄哉達觀投書賣弄不後
一著至今流布諸方聚銅難鑄此錯壽昌有法可傳
白日留雲雪電

白菴和尚

此幻上原平供失三十三行
行三十字一葉

幻隱其猶生邪東南叢席有此一翁幻隱其泉城邪
猿驚鶴怨月冷山空也不生也不滅孰真孰幻非異
非同泰山出雲弥拉六合倏焉歛之不見其踪南安
巖之說偈自弗用于神通靈鷲峰之入寂波旬逞其
咲容噴定慧之光無今無古燁然江海之中

左覺義天淵和尚為荷長老贊

參憚在乎傳道讀書在乎輔教前無潛子罷之未免
和腔合調始焉偃蹇海濱蓋將與時屈神逮乎承
詔而起力任大法千鈞獨歟羽嘉鸞旂文采累世復
光耀於諸昆至若撼碎栗棘金圈換人眼目黃河九
曲水出崑崙尚看一肩荷負五色天岸祥麟

善世提統覺源和尚

一代偉人魁梧傑特結九重之睿知作善世之儀
則妙用不如真實面赤不如語直驀然怒若雷霆倏
爾青天白日五屬滴水滴凍秤錘捻得汁出破蕩廣
智門庭實要見孫著力招取鰲筭別處春南海波斯
雙脚赤

俊藏主請贊

無面目漢不近人情雪中揀粉火裏敲冰拈須弥稱
作二兩束屋空置于一瓶也不是自得三昧也不是
大用繁興黃蘗打臨濟六十拄杖高安灘頭突出金
剛眼睛直風是行草偃自然水到渠成俊鵬捎空如

電掣神州赤縣看飛騰

慶藏主請贊

慶雲在天太平無象一句全提風清月朗正宗堂前
激揚綱要施呈伎倆猛虎領下解鈴毒蛇鼻頭揩痒
拈却本分草料教渠去著槽廠一喝三日耳聾伸手
不是掌咄

華首座請贊

一箇幻身不過七尺東土西天提著不得甘心貶向
槎峰冷坐也如面壁有時就下平商拋出金圈栗棘
持此以當宗乘何異研空求迹黃蘗坐斷南泉位天
岸祥麟看五色

昇西堂請贊

住山四處只隨緣對衆常談蚌蛤禪慙愧無才輔宗
教依黎空惹御爐煙

石佛誠長老請贊

形非類我類我非形水中塩味色裏膠青乍而見之
冷面如冰久而親之和氣春生非乍非久道出常情
一言相契萬古風情

性長老請贊

者老漢性執拗不會禪不通教手中黑漆竹篦一味
胡揮亂掃凌幾臨濟門風花壁玄三要有時拈五
色筆盡太虚空有時持丈六身住一莖草如此施設

好也不好分付疎山莫學渠尉斗煎茶不同銚

圓通祚長老請贊

隨緣四處住山恣意拋沙撒土宗教無力匡持孤負
遭逢聖主五年任逐西乾寸步不離東楚甘心貶
向槎峰出語太煞莽鹵祚姪勸請敷揚大啓圓通門
戶未免適相鈍置也是合火龍蟄要令後代兒孫續
焰流芳千古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任山四處... 教... 識... 向... 直... 前... 海...

題中峰和尚帖後

幻住老人肆口而說肆筆而書如風行水面自然成
紋天鼓妙音自然敷奏亦何嘗有一點去不盡底礙
于胸臆之間哉我今觀與圓鏡首座一帖非唯理趣
超邁其於人事亦甚周至燕坐天目峰頂受王公貴
人望風下拜四海龍象投誠趨附者豈非以能曲徇
時宜歟耶一原法師以此帖見示湯題數語于後是
猶為蛇添足也

題諸師遺墨後

右古田方山東峙無見秋江五大老遺墨五紙今鴻
福尋季則長老得之於其伯父王思晦處合為一軸

求予識其後此五大老皆吾鄉前輩尊宿當元之盛
時雖出處之迹稍異然其道德聞望流播江海之間
不相上下古田方山唱斷橋之道于南屏東峙唱石
林之道繼之先後數十年輝映叢林何其盛哉無見
居華頂追躡高庵之風秋江居松岩又與華頂角立
矣如華頂之火葬松岩之治埋末後光明盛大近代
不多見也○生於諸老後道荒德薄荐罹患難慨想
高風遠度深有愧焉聊書以識

題諸老偈卷後

右幻住長偈中天竺瀨翁嬾庵兄偈凡四篇合為一
卷此皆黃思信血書華嚴合論者也瀝血書經為法

忘軀難捨能捨難行能行其功德不可思議雖然真
如界內絕生佛名平等性中無自他相世尊未嘗說
棄栢未曾論思信未嘗書四大老未嘗贊嘆是有功
德邪無功德邪可思議耶不可思議耶圓機之士試
定當看

題寂照寺先師等尊宿十三人勝集團

右圖尊宿十有三人獨月江平石午岩居中四老予
不及識皆予父師行也觀諸尊宿生雖同時而齒有
少長又化各異方或千里之遙或一二十年之久未
嘗及一見乃圖曰勝集何耶如匡山之十八士香山
之九老蓋特同會同世或圖之可也意今繪者以為

諸老同為善知識同接物利生出處雖異而心与道
未嘗不同也特略其所異重其所同見于一圖何不
可哉前輩典刑今不復見正宗寥々撫卷憎慨
跋覽範和尙墨迹
通慧之僧傳議者謂其蓋寂寂之音之百禪傳妙喜一
祖去其十九人是豈杜後世有議之者乎彼十九人
去之有當尤表宗旨作之不苟宜乎垂之千載大抵
言立之士去取或自定他人乃能定之蘇長公所
謂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者是也寶林偈伯舉法師以
此帖見不因識其後

題靈巖清禪師小簡後

佛壽禪師風神洞冰雪而識趣卓絕流輩故其言語
音峭倚天長劍寒光凜然至若謂學者病在偷心未
死如漢高帝之剎韓信之心果死乎其言尤為蘭拔
予少時嘗讀師筆語詞氣嚴正深得宗匠體裁今觀
与輔首座小簡槩可知矣故識其左方云

題五十三參圖後

善財歷百十城參見五十三人善知識聞說無量不
思議法門獲入無量不思議境界成就一切勝妙功
德能事畢矣然一真界內初無如是等事是知諸善
知識無說善財無聞與夫不思議法不思議境乃至
一切勝妙功德悉皆如幻而繪畫圖象者大歷空中

一塵耳。予言亦何有哉。

跋天目和尚遺墨

甚矣習氣之難捨也。雖證果之人猶未能忘。如飲光之聞樂起舞是已。王維亦曰。宿世詞客。前身畫師。蓋自不能捨其餘習也。今觀天目禪師所寫詩詞。切有感焉。禪師傳佛祖之道。為人天師。而道德聞望洋溢海內。至于今不衰。暮年猶以詩詞小伎遊戲三昧。是豈非餘習也耶。故為之書。

題六經問答要義後

六經問答要義者。僧錄司左講經具菴法師所問天台沙門法如一庵所答也。先是有旨命天下僧徒。

試六經得度牒一庵方菴居吳興之蘭峰。聞有是舉。乃躡草屨短衣長髮走京師。及試。建立僧錄司掌教門事。復有就試經列。故有是答。他日錄以示予。或有問於予曰。一庵禪者。乃試經業。豈心宗之旨哉。予曰。不然。夫教与禪名異而體同。具吾佛所說之經。皆心法也。如華嚴之一念性起心。楞嚴之常住妙明心。般若之無所住心。楞伽之自覺聖智心。圓覺之大光明藏圓照心。法華之開示悟入。如來知見心。与禪之涅槃妙心。豈有二哉。局見淺識者。各封所宗。互相矛盾。非通論也。一庵有云。六經即一經也。一經即一句也。一句即非句也。求其非句。了不可得。孰為禪乎。孰

為教乎或者唯之遂書于卷末一庵嘗居徑山知藏
今開法吳興黃岩寺有四經揅要圖華嚴世界圖行
于世云

題仁一初講經文集後

吾學佛者之所脩猶居宅也以戒行為外舍以道德
為堂奧而文章則藩籬也藩籬以備他侵文章以禦
外侮苟無外侮雖文章不作可也或謂文章以發道
德之蘊不可無也今讀一初仁法師之文集信已予
與一初相知甚久今聖天子立僧錄司以綱領教
門予忝居右善世一初居左講經又為僚友累見一
初之奏對以文章發明經旨予乃知文為有用之

具不徒作也嗟乎藩籬既嚴矣局壁既固矣堂奧亦
深且廣矣復何外侮之足慮哉於是乎言

跋潞國張公詩集後

右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廬陵沙門大杲北山之所
編集也先是潞公於元季多故之際薨于燕都由其
無後北山為之經紀葬事未幾天兵北伐燕都不守
北山取其遺藁歸江南凡選得九百首將刊板以行
于世或有問於予曰北山釋之有道者宜親身為外
物而乃汲汲於故人詩集得非未能遺情乎予謂之
曰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梁惠約以苦
行得道為帝王師而哭其亡友至哀賦詩曰我有兩

行淚不落三十年。今朝為君盡，併洒秋風前。北山念
澠公無後，平日友又皆異世。論謝懼其泯沒，無傳
故仗義而為之。然亦何害於道，其與約之情則一也。
當元統甲戌間，余識澠公于金陵。後會于燕都，于錢
塘蓋三十餘年。因非一日之好，觀北山斯舉，豈能無
動于中。謹書卷末如此。若澠公之詩名震耀海內，不
俟余之稱美，故弗論。

題東坡題席跑泉詩後

蘇長公題席跑泉詩卷，至正二年，益友庵自燕都携
歸龍河，予得見之。洪武九年，見于梓北山廬。十八年
春，席跑戒定，若使其徒携來槎峰，又得見之。噫，四十

四年之間，凡三見此卷。自兵變後，天下法書名畫零
落殆盡。何此卷流轉南北，獨無恙，豈有神物呵護之
邪？既復，而跑是猶完壁歸趙，當刻之石，以為山中故
事。

跋虞黃二公帖後

先廣智師居龍河時，士大夫之書疏，堆箱積篋，不知
其數。比虞黃二帖，予侍先師左右，親見，迺計今已
五十四五年矣。先師遷化已四十八年，虞黃二公亦
垂四十年。不知此二帖何人收之，今乃為銘玉維那
所有。老眼昏花，偶一見之，如隔生者，為之三嘆。
題泰岱宗佛法金湯編後

自正法付王臣以來至今二千餘年帝王公卿為法
外護者代有其人觀此佛法金湯編纂可見矣護法
之人既如金城湯池之固使外侮不得而入弘法之
人又當力行而振起之以副護法之心如是則教法
烏有不興者乎雖然金湯之設以備他寇他寇之作
猶可禦之至有竊比丘形服外壞教法者是家寇也
家寇內作雖有金湯外固亦將無如之何矣況末法
之流率多放逸性不知愧由是教法漸微是知泰公
是書不為誇耀於世殆將有警於吾徒也烏乎為吾
徒者得不思且省乎

題米芾書嵩山瑤禪師

予觀瑤禪師^為受戒破竈墮和尚為竈神說法
事頗相類二師皆居嵩山皆示其本有之性各悟無
生法忍然以無戒而戒之而無戒無說而說之而無
說即生滅而契無生即差別而入平等諸佛說法常
依二諦信已若米公以善書名世茲故弗論口口

祭先師

惟師以故元至正四年五月廿有四日遷化是年八月十六日奉全身安葬石城之岡于今三十一年矣迹因土崩及窳不可復治遂於城南撥雪山之~~下~~得一善地以圖遷葬~~營~~造石塔庵宇茲已告成謹卜今月三日之吉~~拜~~送靈骨歸藏于塔以安師靈以慰孝思自今以迄奉祠弗絕終古其承之敬告

祭牧隱和尚

洪武四年秋前鴻福牧隱謙公禪師以赴召來京師館于天界善世禪寺十有二日已亥示微疾化去越三日同赴召比丘宗泐思聰崇裕智順志一虔

簡清澹謹備齋食湯茗以蔡為文而告之曰嗚呼智
可以同萬物而不能自利其身言可以行後世而莫
或見信於時人觀佳話之載籍累癸卷而長呻吟於
公而目見益感慨以酸辛公夙志之超邁亦自陋於
居聞取師友於廣衆深雋永夫道真惡緣名而失實
會衆孤從同源寓著述以致意膏鬱之於海濱蒙
大廷之召見幸際遇乎昌辰上書以輔教廣羣
願之可伸何翩然其遐逝等蟬蛻于垢氣賢遺詞之
正見非造詣其焉臻彼不竊于形服乃安佚於百春
雖一時而得志即泯之而無聞公有傳於不朽宜垂
裕于後昆道假言而久著豈徒騁乎其文念真風之

不競殆老成之罕存非為公而一慟蓋以痛夫吾門

祭清涼用堂法叔

與公相知無四十年以道義處無少間然龍河之溪
徑塢之巔行則屢接則座席聯或問答以詞或話以禪
風情月思累牘盈編中遭兵阻楚越山川音問靡通
歲月屢遷我在湘右公未海壖劃然相遇克遂笑言
我茲茲席公亦在焉迎之上座以為衆先方期晚歲
廣永周旋云胡告寂曾不少延公之所蘊如冰之淵
道合儒釋學貫人天操履萬寶惕若乾之舍智用愚
中弗外宣閒居一室積塵滿前睦州風規人所仰旃
百年聚散飄若雲煙生滅去來何足握搏慨念宗社

宋寥可憐老成既隕執扶其顛遺偈辭衆定力安口
聊陳菲供用寫情悰

祭淨慈竹菴法兄

生死一過倏起倏滅千古刹那何有永訣嗟彼世人
獨以愛結死離則悲生聚則說今我之悲與彼不同
匪私于衷所存在公梵苑彫瘵秋葉隕風寥々宇宙
孰亢吾宗疇昔同門無幾存者而兄又亡情弗能捨
我何獨立弔影長詵忍讀遺言有淚如渴念自童壯
為法弟昆人謂連壁葬于一門以行砥礪以道討論
不尚薄俗相期古人後二十年天南地北音問睽違
風塵阻隔中忽遠臨慰我荒僻兄目已昏我髮已白

我在天竺兄來南屏人謂墳簾克諧厥聲兄退自得
我進無成龍河故家忝竊繼承前歲之秋師塔改窆
報兄未歸同奉葬事之既告成旋還諸寺曾不逾年
居然即世病不知時卒不知日訃音隨耳中心如失
設利粲然遺齒如石尚體牢堵載銘其實始將聞訃
俄感夢魂不異平昔宛介咲言是夢是訃不相後先
果有其因亦豈偶然生滅去來孰彼孰此水中之月
無處不是大定安如寂用一致陳茲薄供庶幾饗只

前天界禪寺住山金室大禪師塔銘并序

今上皇帝留神三教

召天下三教優學之士會于

天禧講寺各修其教之書而高行沙門自四方而

至故予至自徑山至之二月金室禪師門人如昇

以師行實來曰先師塔銘未著若有所待請序而

銘之母歸顧予年老才疏不足發敷禪師盛德

請授鉅公辭不獲按行實師諱宗泐字季潭別號

金堂台之臨海人周姓父吉甫母葛氏元延祐成

年七月十有七日生始能坐輒加跌父母與之八

歲命從中天竺廣智禪師笑隱訢公學佛凡經書

過目成誦十四智考薙髮二十受具智開山金陵

龍翔集慶寺師與智俱一日智問國師三喚侍者
三應意旨如何師云何得剗肉作瘡智云將謂汝
奇特原來只與麼師喝智擬格之師拂袖而出自
是入室日臻玄奧辛巳遊兩浙江西徧扣宿德所
至著聲師寓情詞章尤精隸古一時名公薦紳若
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張跋公翦皆推重為方
外交甲申謁原叟禪師端公于徑山語合留掌記
室職視歸省智于集慶丁亥出世宣之水餘世
祀寺之衆發畢興洪武戊申遷住中天竺三載陞
住雙徑時西白禪師全公住天界
太祖高皇帝問鬼神事詔金舉高行沙門師居其

首至則館于天界對教法要稱旨既而建普度
大會于鍾山師受命製續佛樂章復說法超度
迷溺

太祖臨逝嘆美命住天界罷崇之開堂日萬衆雲安
緇白向化講行古規啓迪方來法席之設斯為一
盛

太祖屢駕臨幸召對內廷賜膳無虛日復和平日所
作詩一帙賜師西天蓋世禪師板的達入朝見
師歎曰真苦海慈航大夜巨燭也耶寧患疾鳩
臨慰問使鑒診視其際遇如此此丁巳春奉詔同
如玘註心經金剛楞伽三經行世

太祖以佛書有遺逸特命師領徒三十餘人往西域
求之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洪武十五年三月還
朝一當年開僧錄司以右街善世之職授師時或
有教門事當奏同官皆逡巡畏縮不敢言惟師能
力言之其敢言類如此後因長官奏事獲譴同往
鳳陽槎峰建寺三年訖工勅賜圓通之額十九
年秋趣歸天界引見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
夕常思在目前之句後二年火其舊寺師以興復
為已任率住山春公奏重建寺于聚寶門外
太祖曰可師於是才為無倦色凡寺宇之謀方向之
宜廣衆之制一出於師落成師別居城南三塔關
表

一室顏曰松下居為伏老之所廿三年夏
任天界詔再

太祖曰一百廿歲永鎮綱宗廿四年復領右街善世
居無何以老賜歸槎峰詣關拜辭

太祖曰寂寞觀明月逍遙對白雲汝其往哉西絕江
至江浦石佛寺俄示微疾謂如昇等曰人之生滅
如海一漚人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滅之地
耶言已遂泊然而寂闕維設利無筭寶洪武廿四
年九月十日也世壽七十四夏六十門人道銓如
昇歛靈骨餘骸建塔天界附于廣智塔右仍分八
駁塔于槎峰寺度弟子行就行歸等若干人得法

弟子自性守欽行忠普華如昇等若干人師之大
父悔機人師物初之師此淵人師佛照人之師大
慧也師賦性混融襟度恢廓身長七尺經行若象
王回旋觀者踈訝其扶樹宗教得謀道不謀身為
法不為名之實其論宗乘引物連類出入經史剴
切明白使其泮然無疑其與士大夫評論古今楊
摧人品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師不為崖岸斬絕之
行有嫗煦與進之人言嗚呼師之際遇道德文章
一何盛哉四董名刹皆著成績四會諸并外集見
別錄師之行實予多見而知之者銘之無愧云云
銘曰 禪而不文王韞石文而不禪珠混磔禪而

又文而翼才德兼濟非易得台山磅礴氣儲積
間生人物揔英特偉哉全室真逸格巍人堂人禪
巨擘道勳 萬乘恩屢錫著于序文匪厖揆祖燈
欲盡賴輝赫祇樹垂秋仗扶植道經石佛俄示疾
漚水之喻明歷人法幢忽摧咸歎息慈航既傾誰
拯溺茶毘設利燦五色門人建塔鳳山春永與鳳
山勢相敵我作銘詞示無極徑山佛幻比丘心泰
撰

古并天龍禪寺前住山比丘昌海焚香拜書

